

雲門舞集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第七屆流浪者計畫分享

11 位流浪者前往大陸、北韓、日本、印尼、土耳其、越南和緬甸，
回台後寫下旅行故事



第七屆流浪者 姚尚德 雲南街頭默劇演出

目錄

姚尚德	〈默劇出走 一趟對話的旅程〉	1
阮金紅	〈越南流浪的心情〉	4
王榆鈞	〈從樂音開展的行走／from Oud , in Istanbul〉	6
葉丞育	〈擺渡風景〉	8
陳育青	〈去緬甸探望自由〉	10
傅裕惠	〈一種另類的切斷和銜接〉	12
柯鈞翔	〈行旅在彩虹上〉	14
廖惠玲	〈希望的道路〉	18
廖哲琳	〈帶著畫筆在陝北高原流浪〉	20
江育達	〈一塊紅布〉	22
衷心感謝		24

默劇出走 一趟對話的旅程

姚尚德以兩個半月，完成大陸 22 城市的「默劇出走」。
他深入大街小巷，貼近當地居民的生活，用默劇和鄉民對話。

文／姚尚德

「你在這片土地上行走，到了一個鄉鎮，畫起妝，穿梭街頭，邊走邊演。然後，卸了妝，隱身人群之中，掌聲不會跟隨你，也沒有媒體追逐。但今天看你演出、跟你一起玩的人，他們會記住的。至少，我這頭腦已經不大管用的老女人，會把你寫進我的日記裡。」

雲南洱海小漁村雙廊，一位退休後在中國遊歷近一年的女老師給了我一個很深的擁抱。這位和我同住在青年旅館的媽媽級室友，看了我的表演說：「這是我出來這一年最感動最開心的一天。」



雲南香格里拉街頭默劇，與當地居民互動

如果，「行走大地的藝術之魂」是媽媽室友臨別送給我，而我推卻的抬頭；那麼，她話的後半部，「你演出了一種希望」，我則當作是對自己的期勉而大方接下。行走。大地。人群。希望。我的流浪，進行了一個月後，在這段話裏，終於瞥見意義微光。然後我背起行囊，使出招牌的默劇笑容向她揮手，繼續未完的旅程。

上海、杭州、蘇州、南京、成都、北川、綿陽、瀘沽湖、麗江、虎跳峽、香格里拉、大理、昆明、重慶、西安、蘭州、敦煌、呼和浩特、北京。兩個半月中國大陸的默劇出走，從東到西，南到北，試圖避開觀光客慣性區域，我接近當地居民的生活，去觀察他們的身體、文化，觀察他們對一個天外飛來畫著白臉的表演者的反應，然後與他們對話。

對話，有時很熱血。上海青旅的櫃台小妹見到晚上帶著花掉的妝回旅館的我，一番詢問後，興奮地請求隔天表演帶她去看看。於是，隔天，我硬生生地擁有一隊小妹號召的八人青旅應援團，擋城管的，攝影的，自願拿包的，買水的，探路的…還有幾個一路上，不知為何，異常興奮的。

對話，有時需要刺激。成都傳統市集擺攤的阿姨，操著四川話，不給情面地叫我滾開，還奉送一顆飛過來拓有齒印的蘋果核。有時，對話也帶來蘋果核以外的食物，瀘沽湖鎮上駝著背的阿婆，突然走進我的表演裏，把手中幾粒花生米過到我的掌心。

對話，有時靈感充滿。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外，那尊雙手抱著垂死孩兒仰天無語的母親的雕塑前，映著昏黃街燈，表演的當下，我竟清楚地感覺到那座城市未消化完的傷痛。有時，我在城市的廢墟裏，

聽著釘子戶對我這個外來者訴說被強迫遷離的無奈與悲哀，我看著城市的發展與城市的破舊自行對話，只是其中一方聲音薄弱，吐出的字句都落在塵土之中。

旅程，有時靜默。撿起觀光客的身分，我走進博物館，面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精美細緻的古代工藝，只是啞口。走進秦腔崑曲京劇皮影等表演場域，聆聽並讚嘆這些地方戲曲的生命力；我甚至跋山涉水進入老北川地震紀念遺址，看著滿鎮傾頹的屋舍，被泥石流覆滅的建築，和它們之下不知是否真正安眠的無數靈魂。這些時候，真的只有沉默。但是，在這所有的驚嘆與共感後，回過神，我不禁問自己，身在何處？

法國詩人韓波窮其一生，儘管短暫，都在行走，即便因病鋸掉了一支腿，躺在病床上，他的靈魂仍然瘋狂地往南邊海的另一片黑色大陸走去。雖然無法與詩人的瘋狂相比，但我走過二十幾個城鎮，戴著白色默劇臉孔時，的確有時也會陷入一種瘋狂狀態。汙泥地上的翻滾、跳進有如垃圾場的廢棄屋內、在街上與流浪貓狗趴成一塊、有時，我在人群之中，裸露肥胖慘白的身體。有那麼幾天，一早出門戴著白臉，演出的慾望及動機卻頓然消失，不願卸妝，於是一整天走著，等著神靈感應降臨。終於，雙腳撐不住體重及所能忍受的行走時間，倒坐地上，雙眼發愣，任憑路人觀望嚼舌，不知所以的淚水兩道，一瞬間忘了自己在哪裏，要往何處去。那種瘋狂，是尋找的焦慮，是迷失的上癮而不自知。流浪，行走，迷失。行走的人似乎永遠都在尋找遠方的終點，或像個孩子，尋找回家的路。

孩子。子。亥。子。或許就是一個圈，起點終點，哪裏來哪裏去。

旅途中，父親的身影也常常閃進我的腦海。我那年輕時離鄉背景跟著軍隊行走爭戰，一日過海就此落地生根的老父親。他身在台灣卻時常眺望著海峽另一端。父親的雙腳現也不能行走，而我，這趟旅程，好像成為他的意志及靈魂，回到了他的土地，替他撿起家鄉未續的篇章。難怪我一踏上那片土地便覺親切，沿路遇到的人有如手足對我極其愛護，難怪我旅程結束前，有那麼強的念頭，留下吧。

但，想留下的究竟是誰，是我嗎？

回台後，生活起了一些變化，有的一笑置之，有的卻需要時間消化及沉澱。流浪時迸發的思想及質問雖然持續發酵，但有些事情卻也因旅程而更顯清晰。清晰的是，一段與台灣這片土地的對話，如果從未發生，它將從現在開始。至少，當初毅然決然從法國回來，我是抱著這樣的理想。理想因現實磨折，或其實，只因自己的怯懦而消殞。雲南攀登虎跳峽時，崎嶇山路常常一面岩壁，一面便是直落的山谷。行走時，必須心無旁騖專注前行者的足跡與自己踩踏的步伐，眺望美景或行走，一心不能二用。但美景無法久瞻，趁天黑前，路還是要趕，還是得回到當下。

回到當下，我想，就是這趟旅程最後為我敞開的意義。而如果真有所謂的藝術之魂，就讓我開始行走在這片土地時，也與他對話。

默劇出走 影片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9p8EQLiRx0>

野孩子肢體劇場 <http://www.facebook.com/lenfant.s.theatr#!/lenfant.s.theatre>

越南流浪心情日記

阮金紅是來自越南的新移民，經歷過一次失婚，又再次在台灣找到幸福。她投入新移民團體擔任志工，並回到越南，拍攝外籍配偶的故事。

文／阮金紅

這幾年有機會學習到紀錄片拍攝，透過鏡頭可以呈現真實的人生，我覺得很新鮮。從小到大，我都是躲在最後面的人，什麼都不敢說，拿起攝影機之後，我的人生似乎也跟著改變了。

其實，我學到的不只是拍片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和人溝通。今年，在雲門流浪者計畫資助下，我回越南拍攝紀錄片，每次遇到溝通困難想要放棄時，我總是提醒自己：不管做任何事，好或壞都會遇到的。



阮金紅用攝影機紀錄新移民姊妹

這次拍攝碰到最難過的事是，一位失婚姐妹在越南開美髮店，之前已拍過幾次，今年一月回去繼續拍攝，她還用中文跟我聊得很開心。但是，有一天拍她幫客人做頭髮時，她突然用越語跟我說：「不要再拍了，我先警告妳喔。」我覺得很難過，很尷尬，臉都紅起來了，拿著攝影機的手也在顫抖。

那天客人很多，全都看著我，我讓自己冷靜下來，微笑對她說：「今天妳的客人很多，我幫妳拍留做紀念也很好啊。」她才轉怒為笑，讓我繼續拍攝。好幾夜我無法睡覺，心裡想：這是她不能接受被拍攝的反應吧，為了尊重她，我決定以後不要再拍了，也不要使用她的畫面。

另一件令人最生氣的事，七月回越南拍攝時，我去拍姐妹的小孩上課。出發前兩天我先打電話給孩子的外婆，請她協助問學校，外婆說沒問題。到學校後，我也向孩子的老師報告拍攝目的，老師也說好。沒想到我和老公才開始拍，又有兩位男老師來問我是那個單位？問東問西，我再一次跟他們說明，他們還是不准我拍，叫我去教育部申請，我只好先行離開。

回到孩子的外婆家，竟然還有兩位警察跟來，問我們一大堆，我才知是學校報警，還叫我到警察局。通常在越南碰到警察就要準備紅包，我很擔心會有麻煩，也很生氣到底是誰報的警？我請外婆去問，原來，兩位男老師其中一位就是校長，是校長報警的。

我去找那位校長，問他為什麼要報警？他說為了保護自己，因為怕我拍攝時，如果不准，我會對他怎麼樣。我問校長知道我拍攝的目的嗎？校長說知道，還請我們進辦公室喝茶聊聊，但是我不理，只想請他銷案，沒想到他說可以報案，沒辦法銷案。我很生氣，罵他們教育不好，我對他們說：在台灣我都宣傳越南教育很好，結果回來你們對我的態度好差。

最恐怖的是，越南交通條件落後，拍攝對象有的住得比較遠，有時要坐野雞巴士，最遠的要從凌晨四點坐到隔天下午兩三點才到。有些野雞巴士隨車人員態度不好，還把我們的行李亂丟。路邊拉客的男車掌好像流氓一樣，上車他們說多少就要付多少，還會跟客人吵架，連行李也要另外付錢。

有一次和老公去拍片，回家路上差點沒命了。野雞巴士搶著拉客，我們乘坐的巴士因為少拉到一個人，司機衝得像飛機一樣快，邊開車邊搖頭晃腦。兩台巴士在很窄的馬路上互相超車，拚命按喇叭，我一直念菩薩經念到下車。司機為了搶生意，不在乎乘客的生命，真的很可怕。

一次，從頭頓拍片結束，我不想坐路邊的野雞車，就坐公營巴士回家，因為趕時間拍片，到下午還沒吃中餐，轉車時就買便當上車吃。結果才吃了一口，車掌就過來說車上不能吃，因為車內有冷氣，魚露的味道客人會吐。真的非常奇怪，這些客人都是越南人耶，越南人還會怕魚露啊，我只好餓着肚子回家。

以前在越南時，沒有機會去那麼多地方，也不了解自己的國家，因為雲門的支持，讓我有機會回國流浪，一張機票扶助我飛到越南，幾萬塊也陪著我跑很多地方。拍攝過程雖然很辛苦，但是收穫不少。最開心的是，那段時間可以在越南陪著姐妹們，聽聽她們的心事，看到她們的孩子從台灣回到越南生活，沒有老公在身邊，小孩也沒有爸爸的愛，但是為了孩子，姐妹們真的很努力。



失婚姊妹與越南父母

雖然拍片期間遇到很多困難，但是我告訴自己：不能放棄，因為台灣有很多關心支持我的人，給了我力量。現在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夢想：希望片子做好後，可以和大家分享。因為，我曾對越南的姐妹們說過，拍她們是希望有機會讓台灣人看到她們返國的生活。最後我要感謝雲門，因為有你們的幫忙，新移民才有機會發出心聲。

天下雜誌專題報導：<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9318>

阮金紅紀錄片「失婚記」<http://www.youtube.com/watch?v=EJ6JMCPIjFI&feature=youtu.be>

從樂音開展的行走／From Oud , in Istanbul

從事音樂創作的王榆鈞，前往土耳其學習中亞古老樂器—烏德琴。
受到伊斯蘭與宗教音樂的洗禮，讓她更飽滿，繼續追尋深厚而純粹的音樂。

文／王榆鈞

2011年冬，結束「小戲節物件劇場—暮」演出，十一月初，只準備了簡單的行李、錄音器材，還有一兩本書，沒有過多的預設與計畫，就飛向了土耳其伊斯坦堡。心裡頭只有一個念頭：我要去學一個樂器，它叫烏德琴（Oud）。吉他的先祖。

多年前，在一次音樂節聽到烏德琴演奏後，就難以忘懷。雖然現在從事音樂創作，但對不是正規音樂教育出身的我，要到陌生的異鄉，第一次找老師學習一個具有歷史的樂器，當這個念頭產生時，這趟旅行就已經從心底「出走」。



王榆鈞

飛機在天透亮的清晨抵達伊斯坦堡，沒有接待我的人，也沒有老師，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未知。天真的就只是想把自己放在這個城市。

透過網路找到多位住在伊斯坦堡的烏德琴音樂家。幸運的是，我連絡上一位希臘籍音樂家 Georgios Marinakis，原本在希臘念音樂系主修魯特琴的他，因為一次到伊斯坦堡遇見烏德琴之後，便毅然決然地到伊斯坦堡學琴，多年後成為一位演奏家。Georgios 說，他很瞭解我到伊斯坦堡的心情，在我短暫停留伊斯坦堡期間，很大方地教我彈琴。他帶我搭公車、轉渡輪再轉公車，花了快四個小時，終於找到製琴師的工作室。我用手指彈撥琴弦時，初抵陌生城市不安的心，頓時踏實了起來。

兩個星期後，我終於尋到住處，不必再一家家 hostel 搬移。房子的頂樓有一露台，看出去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每天清晨，我在穆斯林的吟唱中醒來，往後的日子，我起得更早，天還未亮，我帶著琴到頂樓，望著緩慢行駛的船隻，等待著六點的吟唱以及鳥兒的歌唱，整個城市好似都在這歌聲中甦醒，天空的顏色更隨著氣候的變化每天都不盡相同。常常，就望著眼前一整片的遼闊，回看著過去的自己，也感覺著一點一點新的想法開始發酵。

生活變得很簡單。除了練琴，就是不斷地走路。伊斯坦堡的顏色很繽紛，在歐亞邊界的位置上，音樂的類型也很豐富，從烏德琴再開展出去的還有 Saz (土耳其撥弦樂器)，很多民謠多是以 Saz 三絃琴彈唱，是土耳其非常普遍的樂器。

此行，我有機會去聽 Erkan Oğur 的音樂會，演唱的是傳統民謠，觀眾也跟著低聲吟唱。聽著 Erkan Oğur 低沉的彈唱，閉上眼睛就好似到了土耳其東北部荒蕪的高原。十二月初，從《Istanbul timeout》，意外看到我非常喜歡的古巴女歌手 Omara Portuondo 帶著樂隊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世界巡演到了伊斯坦堡。歷經周折終於找到演唱會的地點，那一整天都在等待著演唱會的到來。如小巨蛋般偌大的會場擠進爆滿的觀眾，我也擠在搖滾區，所有人隨著音樂舞動身體，Omara 一開口唱歌，我就紅了眼眶。八十一歲的她仍閃耀著光芒，歌聲裡充滿愛與生命力。一個人在異鄉聽著這樣熱情又濃烈的古巴音樂，不禁想起台灣的朋友們，激動的心整晚被 Omara 的歌聲擁抱著、鼓勵著。



Erkan Oğur 音樂會

這段時間，聽了好多不同的音樂演出，還有幾個向詩人致敬的劇場作品。它們像是一個個暗示與提點，催促著我從那些點上繼續向更廣闊的世界走去。烏德琴的學習持續著，挫折也不斷，Georgios 老師總是鼓勵我，但或許是知道自己停留的時間實在太短暫了，變得有些心急。這時的我，突然很想靠近大自然，於是買了車票，坐了十二小時的夜間巴士到了零下十多度的 Cappadocia，我被眼前白雪覆蓋的景象震撼，視線卻異常清晰。

短暫停留 Cappadocia，在吃飯的餐廳遇見一位白髮蒼蒼的音樂家，他也是那間餐廳的老闆，歌聲溫厚。交談中，可以感覺到他的睿智與豁達，早上他是穆斯林的吟唱者，下午過後則忙著餐廳的事情，晚上偶有音樂演出。他彈唱幾曲自己創作的 Saz 曲子，也侃侃而談音樂與自己的連結：音樂在每天的生活裡，也在他做的食物裡。我心裡想著：如果這趟旅程能早點與他相遇，或許我會留在這裡生活。旅程的結束，總會遇見特別美好的人事物。

回到台灣後，日子又忙碌了起來。回想起這趟流浪，因為烏德琴而開始的行走，心情是安靜踏實的。伊斯蘭音樂與宗教音樂的洗禮，讓我變得飽滿，想要追尋更深厚而純粹的音樂。烏德琴，是我向內與自己對話，往外走向更寬闊天空的引領，這兩個月只是開端，我將在這漫漫長路上無止境地走下去。

王榆鈞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yujunwang>
<http://music-yujun.blogspot.com/>

擺渡風景

葉丞育學的是大氣科學與哲學，他辭去高薪的科技業務工作，六個月走訪蘇門答臘、爪哇、蘇拉維西等印尼列島，沿途攝影記錄當地人文風景。

文／葉丞育

是年八月過後，旅程的方向沿著赤道以南、一串如抽了線的珠鍊般散落的島嶼向東推進，景色隨著氣候漸趨乾燥而顯荒涼。旅程初期的那種刺激感退燒之後，進入自我質疑的階段而顯得了無生趣。

生日這一週，我乘著載貨卡車穿越漫長顛簸的土路，來到面海背山的小村子。村民至今保持乘獨木舟出海，以長蒿綁上利刃獵鯨的習俗。這種犯險生活並非天天遇得上，平常日子獵的多是海豚。



漁民隨機等待海上的獵物

每天清早起床在沙灘上散步，可見捕獵歸來的村民將漁獲倒在沙灘上，以幾何法則粗劣地切割海豚屍體，若只見著這些無機的形體，難以想像它們曾經完整而擁有生命。一旁孩童自顧嬉鬧著，陽光照在村民黝黑光亮的肌膚上，身後是光禿的山壁，人們每日經手生死之事，但是心裡對死亡卻很冷漠，眼神有著風景中的荒涼。

深夜裡，不知是屋外的樹上果子掉落，碰的巨大聲響砸在鐵皮的屋頂上，當時正在做夢，乍醒時只恍恍惚惚。

一日，我與村民一道出海捕獵，烈日下的大海猶如荒漠，我們追逐著海面上浮沉的海豚，兩隻海豚被長茅刺入要害轉眼間便力竭而亡，在海上搜索許久才又刺中另一目標，不知何故這隻海豚沒有立即死去，一直拖著繩索繞著獨木舟打轉。

我可以聽見牠穩定而充滿張力的喘息，氣孔一開一闔間譜出了海洋的律動，牠若明白自己的命運，未曾悲鳴亦不為失去優雅的無望掙扎。另一隻海豚伴著牠，兜著圈，我還沒反應過來，獵人已見機躍入水中補上一刺，隨後另一人躍起追加一刺，混亂從海面上來到眼前，攪動著我的心思。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海豚身影消失在海平面之上，獨木舟漫無目的在海上巡航。船停了，有人遙望著，最後甚至放棄遙望，有人睡了，有人發楞，獨木舟被一陣陣的浪拍打著搖晃得厲害，一船人如同脫離了現實。

漂流中我回想著，卻怎麼也想不起前一年生日是怎麼過的，也不明白自己所從何來；過去幾年的生活記憶散落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顯得毫無脈絡可尋。記憶中有，在東京度過匆忙上班族生活的一些冬日，或是隱身在台北一棟商業大樓的二十多層，不論夏冬空調皆冰冷，所見人們面色蒼白；往後幾年我還旅行至南美洲世界的盡頭，也曾提著塞滿科技產品的皮箱在海外摸索市場。很幸運的是，當我疲倦的時候，雲門給了下一次旅行的機會，也因為這個支持而得的安慰，令其有別於過往任何一次旅程。

此行的七個月裡，走過東西綿延的島嶼三千餘里，始自蘇門達臘、爪哇、加里曼丹（婆羅洲）、峇里、努沙騰卡拉（東南島弧）、蘇拉維西、摩鹿加與班達群島。

隨著日漸嫻熟的印尼語言，諸島人民氣質、地貌與文化背景，如同隨地理分布而展開的光譜，從峇里容納了印度教神話想像的火葬，至蘇拉維西葬禮中，深植世俗社會階級的水牛獻祭；在東爪哇，我見人們在遭火山熱灰抹平的家園前，攔路售票，迎人觀遊廢墟，欲以卑微收益就地重建家園；在西爪哇，巽它人避世而居已六百年之山村，緣溪行，忘路之遠近而得，旅人甚異之。



西爪哇巽它人之山村，終日造廚不歇，以饗四方來客

這些島嶼各自皆獨具性格。而當投入赤道洋面上平靜不掀白浪的漫長擺渡，海平面上具象的景物皆退去，失去明確目標的眺望與等待，每每教人遺忘來時路。

我來到印尼破碎的島嶼之間，在錯綜複雜的海陸分部、毫無信用的船期之間；出入境期限管制、有限旅費與拍照計畫等諸多考量之間，進入了一個如同以時空條件交織的迷宮，迷失了來時路，似在旅行中忘卻了旅行；而身處異地一些鬧病的夜晚，既無助又疲倦，想著自己其實一點也不在乎所拍的照片。而一再上路，不過是為了將生活中心靈的重負，轉換成旅途中身體的勞累，也是給自己的一種身心平衡。之後生活與創作、生活與旅行的擺渡之間，兩岸風景會越來越相似。

有些人一次的旅行便得人生豁然開朗，彷彿未來無須再旅行，而我或許是驚鈍的。如果說因為遠行的距離造成的疏離與客觀，旅行因而成為對生活的反省，對所在與自我的反省。

那麼我必須作一輩子的旅人。

葉丞育文章及作品 http://www.cloudgate.org.tw/wanderer/2011_story06.html

去緬甸探望自由

從事影像工作的陳育青，亦積極參與社運組織志工。她前往緬甸及泰國邊境，拜訪政治犯家屬、難民營及 NGO 組織。此行對於人權議題的深度探訪，帶給她更深刻的思考。

文／陳育青

踏入仰光機場的出境海關，就開始想念緬甸了。

雖然，腳下仍是緬甸的國土。於我，機場永遠是難以辨認其差異性的「機場國」。

躺在空曠的候機室長椅靜靜的淌淚，眼前高挑的玻璃窗化為巨大的屏幕，46 天在緬甸的種種快速閃現又消逝，最後一幕是黑底白字，上書「為什麼」和「怎麼辦」？

此行不是來找答案、更不是來找麻煩。然而帶走的疑問更多、對於遭遇麻煩的人，能作的又那麼有限，於是苦惱著自己的力量微小。



仰光與國際特赦組織代表探視政治犯 Moe 的家人

幸福的流浪者，能帶著夢想起飛到另一個國度，然後返家訴說行旅故事，但是出國對一般緬甸人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對被迫離開國境的難民來說，回家更是難以想像的磨難。我在仰光遇見的韓國旅者說，她有一個非常愛好旅行的朋友，幾乎看遍了世界，西藏就去了 7 次。但是，向她提問關於西藏的人權狀況，她卻說「西藏很美很好啊，沒有甚麼人權問題。」。韓國旅者說，她的朋友或許看遍了世界，卻沒有看見當地人心中渴望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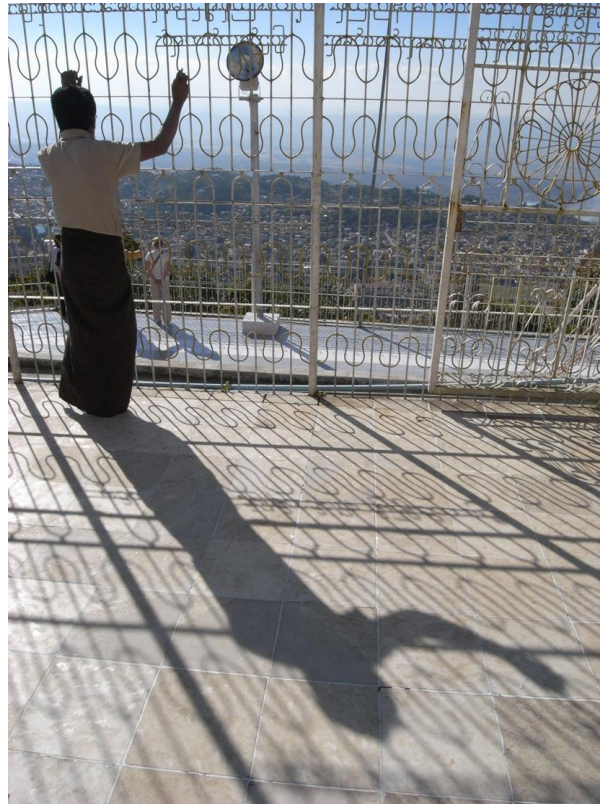
當你踏足的國土仍囚禁著良心犯/政治犯（例如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等），你如何能處之泰然？你如何能在囚禁翁山蘇姬的緬甸自由忘憂？如何能在囚禁劉曉波、胡佳、高志晟的中國優游於藝？

此行於仰光、東枝，分別探視兩位政治犯的家屬。仰光的 Moe（化名）因參與 2007 年的「袈裟革命」判刑 65 年；東枝的 Chi（化名）因參與境外民主運動被判刑 35 年。他們被關在離家好幾天路程的監獄，而且不時會換監，家屬一個月僅有一次 20 分鐘的探視機會，還常會無理由的取消。Moe 從 1988 年的學生運動奮鬥至今，已是三度入獄；年輕的 Chi 即使深陷囹圄，仍積極的串連難友，讓政治犯在獄中的處境得以改善。Moe 與 Chi 的家人雖憂心、不捨，卻感到很驕傲，他們相信緬甸的未來要改變，必須堅持反對高壓獨裁，親人為理想受難，他們願意承擔。

返台前一周，在泰國的 Mae Sot 鎮得知緬甸政府特赦數百名政治犯，Moe 和 Chi 也在名單內！乍聞消息不敢相信，前往聲援團體確認名單後，才因為放下心中大石，喜極而泣。事後，收到他們捎來平安回家的消息，那簡短的話語透露著興奮、也透露著仍處在監控下無法盡情傾訴的感傷。

Mae Sot 位於泰緬邊境，是兩國貿易往來的重鎮、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權 NGO 駐點。緬甸政府軍與少數民族的內戰造成大批難民、常年的高壓統治也迫使異議人士出走；Mae Sot 有數個大型的難民營，收容期盼回家或前往第三地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無論他們的目的是哪裡，得先忍難遙遙無期的等待。我在此地蒐集包括 DVD、書籍等人權資料，擁有這些在緬甸是會惹上麻煩的。由兩位僧侶創辦的「The Best Friend」圖書館有一部名為《袈裟革命》的紀錄片，講述佛教僧侶為何在 2007 年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我在這部影片中找到共鳴。

當初投遞流浪者計畫，曾描述自己內觀禪坐的經驗，對宗教所追求的「超脫」與「和平」產生了懷疑—尤其當宗教強調現世與來世的分別；對當下發生的不公義採取迴避和隱忍時。《袈裟革命》受訪的僧侶說：「聞問世間苦難才能得到超脫」。追求內心平靜的前提是，你真的為他者的苦難盡了力。



佛塔上的風景

翁山蘇姬曾說：「對所有真心盼見緬甸改變的人而言，釋放政治犯是最重要的事」。因為他們為了公義而受難，只要他們仍在監一天，這個國家就不能自稱是自由民主的土地。目前，緬甸仍有超過一千名的政治犯繫獄。

流浪的尾聲，我在泰國清邁參加 IWT (International 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Justice) 五天的禪修課程。以打坐、行走、吃飯、交談、互動...體驗各種禪修的可能性。我並不刻意讓自己「平靜、放空」，旅途中遇合的人事、感情的碎裂、迷惑的自我、社會的憂慮纏繞著我。兩個月的時間，在一生的比重極微，但質量可以很甸實，我從別人與自己的生命裡取走又留下些許。

此行不是來找答案、更不是來找麻煩；但是答案和麻煩都會找你！

來吧。一切。

Blog「台灣不會忘記」 <http://blog.roodo.com/cwchgroup>

一種另類的切斷和銜接

資深台灣劇場導演、製作與評論人傅裕惠，前往大陸拜訪女性劇場工作者，透過考察與交流，觀察大陸劇場現況。

文／傅裕惠

這趟旅程，一言難盡，有驚喜，失落，震撼，也有痛苦。

我從北京出發，展開拜訪中國大陸女性劇場工作者及劇場現況考察的計畫，哈爾濱、長春、瀋陽、長白山、大連、旅順、煙台、青島、曲阜、濟南，搭乘飛機、客運巴士、公車、捷運、高鐵、出租車、輕軌電車和輪船等不同交通工具旅行。不同的地方，我也有了不同的稱謂：女同志（哈爾濱）、老師（北京、山東濟南）、阿姨（哈爾濱等地）、姊姊（長白山）跟娘娘（山東）。



2011 北京青年國際論壇 (傅裕惠右二)

參訪戲劇界領域最大的收穫，還是在北京跟山東省兩地。透過朋友引薦和邀請，我參與了第二屆北京青年戲劇節的論壇會，並且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講了一門課。又獲山東藝術學院院長王濱的協助，在山東的青島跟濟南會見了各公私單位的主管和創作者。山東人一向熱情好客，我大概從八月中旬抵達煙臺到九月初回北京，幾乎每一頓都被免費招待。有趣的是，濟南市立兒童劇院還特別頒贈我擔任藝術指導，讓我盛情難卻。他們說，大陸兒童約有一億七千萬人，即使每天演出四場戲，也得演個 50 年才能讓大陸所有兒童看過一遍所謂的舞台劇。我在濟南認識一個叫冷冰的女孩，她曾在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當過交換學生，是山東省藝術學院第一位拿到藝術碩士的畢業生；山東荷澤大劇院想聘她當副總經理，她卻寧可南下浙江，自行成立藝術管理公司。張婷（濟南）和紀舜誼（青島）則是和台灣的劇場工作者一樣，為戲劇製作投入龐大的心血和投資；前者於每週五推出所謂的情感劇場系列，後者則是虧損了兩百多萬人民幣，試圖耕耘在地的戲劇環境，引進新潮前衛的好作品。

即使是同文同種，但大陸的風土人情和氣候，都與台灣大相逕庭。因經濟快速發展形成混雜的都會風貌，讓我有錯置時空的驚愕和不安。在北京停留一周時間，我慢慢習慣北京、台北兩地公車站距、捷運擁擠程度的差別。到了東北，又徹底翻轉我對「地大物博」那種空間感和歷史感的認知。

我在大連認識一位住在旅順港附近老鐵山的退伍共軍侯延明，體驗了農村生活，因是山東同鄉，聽著他的鄉音感覺特別親切，對身為退伍國軍子女的我，也有一種深刻的時代荒謬感。

哈爾濱的七月，跟臺北同樣蒸騰悶熱。松花江廣闊依舊，華麗隆重的聖索菲雅大教堂裡一無所有，完顏阿骨打古墳也不過是冰冷的水泥涵洞，官方規劃的金上京歷史博物館，竟然是台灣企業家斥資成立。

到了長春，為了造訪千年遼塔，意外發現當年岳飛發誓直搗的「黃龍府」，然而除了歷史記憶外，遺址已成了當地老人下棋聚會的活動廣場。行至瀋陽，一定得造訪故宮，但文物的歷史光彩已不復見，反而像是被展覽的機器。到了曲阜，孔府、孔林與孔廟內，每一個千年歷史的墓碑和墓誌銘，全遭到文革的血洗和割裂。歷史的中國，好像和我所認知的歷史教育南轅北轍、互無瓜葛。走在濟南市以明代府城為中心的護城河道，楊柳垂青，但不到一百公尺外，就有香港富商李嘉誠投資興建的恆隆廣場百貨。在中國，我體會到最古和最新的對照，當然，也是一種撕裂或隔閡。

我在曲阜孔府附近的九如堂，（從北宋開始，孔子的嫡系子弟都獲封衍聖公，在此招待皇親國戚和達官貴人，今改為餐廳）體驗到山東正宗的魯菜文化和禮儀，與父親故鄉煙台的大辣辣飲食經驗，截然不同。飯菜一上桌就張口吃飯，對講究賓主座席和敬酒次序的曲阜人，是一種冒犯。

晚上，我吃了一頓油炸炸蠅、蟲子的晚餐，與白天吃正宗魯菜的氣質，簡直天壤之別。原來炸蜜蜂、昆蟲或生吃蠍子，根本是山東人的傳統；山東友人建議我，應該一年吃個六隻蠍子，才能去毒保健。第二天，我也仿效秦王漢帝一登泰山頂，為家人祈福。

七月的雨季，我獨自到長白山旅行，親眼見到清澈廣闊的天池，長白山區的景觀生態，不再只是課本中的印象。中國觀光客上了天池，總會花個 10 元人民幣用望遠鏡一窺神祕的朝鮮國，我則跟著朋友花了四千多元人民幣，參加平壤、板門店、妙香山的朝鮮（北韓）四日遊行程，見識了北韓每年八月到九月間在首都平壤五一體育場舉行、十萬人參演的大型團體操和藝術表演《阿里郎》。

這四天，不能攜帶手機、無法上網，連相機的記憶卡都得仔細藏好，免得出境的時候被導遊跟特務刪除檔案。第一次踏上極權國家的感覺好震撼，火車穿過鴨綠江，周遭的顏色從彩色變成土黃和灰黑的單調，時光彷彿倒退二、三十年，小時候看電影《寒流》的記憶再度浮現。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聲稱是導遊的年輕男孩，穿著白襯衫、黑褲子，很像台灣早期的左派年輕人，後來才知道：這位年僅 22 歲的年輕人，是當場發號施令的領導者，更可能的是，他應該從事特務工作。



平壤街頭的政治宣傳看板

旅程結束，但旅行經歷的種種還在生活、工作和教學裡「發酵」。例如今年五月邀請北京飯劇團與瓢蟲劇團參與「第五屆女節」、並推薦部份節目和參與由廣藝基金會主辦的「鬥夢去」藝術節，這趟旅行也影響我執導台大戲劇系學期製作的改編與發想等等。雖然無法如願訪談到一定數量的女性創作者，但我的身、心、靈卻遭逢一次相當劇烈的衝擊；文化和政治的差異，絕非三言兩語能斷，中國大陸發展的複雜程度，則是需要更細膩的體會和觀察。

傅裕惠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ref=logo#!/yuhui.fu>

行旅在彩虹上

高中美術老師柯鈞翔，搭火車橫跨北京、新疆、中亞，最後抵達歐洲，他用相機，用詩文，沿途記錄旅途中各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樣貌。

文/柯鈞翔

2010年7月，我從松山機場飛往福州，一路從福州搭火車到柏林。橫跨歐亞大陸，途經過9個國家與數十種無法切割的文化與語言。每天我所做的事，就是在車站閒晃，看旅人來去，看等待歸人的思念，看車站內的小販與流浪漢...眼前所見，除了人，還是人，這就是我所關心的世界。更多時候，我是在車廂內，和同車的人聊天，他的家鄉是我的下一站，他也背對著家，不過不是為了旅行，是為了生活。擁擠的車廂內，塞滿太多的故事，我們坐得很近，到彼此的故事裡旅行。

旅行的房間／房間的旅行

這趟旅行，很長的時間我待在「房間」裡，無論是旅館的房間，或是火車上移動的房間。在房間裡，我遇見很多人；在房間裡，我窺視窗外的世界，也窺視自己的孤獨與思念。我用攝影及文字記錄下房間裡的私密心情：



<旅行的房間／房間的旅行>

左胸口有個房間
我帶著它去旅行

有時我會緊閉門窗
不讓一絲光進到房裡
無論窗外發生任何事情
就窩在床邊寫著日記

有時黑夜會帶來恐懼
填滿整個房間
我躺在床上動彈不得
幸好窗外滿天星辰
我用你們的名字替他們命名

有時會有旅人來訪
我會邀請他進來聊天
即便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
也有時
我會假裝沒有人在家

有時我會開門出去玩
沿著小溪 走進森林
收集樹枝 石頭 和雲
然後擺在床頭或是書桌

有一天
你住進我的房間
帶著你的旅行
我在窗邊擺上百合
房裡有世界各地的雲
和走過許多地方的我與你
這個房間
有了新的名字
我稱他為
家

彩虹

我選擇搭火車旅行。從福州出發，經過新疆、哈薩克和俄羅斯，最後到德國的柏林，線性記錄下沿途的風景與人們。如我所期待的，我看見一道美麗的彩虹，無論在人文還是風景上，這道彩虹迷人的地方，在於它如極光般在這片土地上絢麗地流動，這些相遇的人，是這一路上最美的風景。

這個列車並不是行走在鐵軌上，它沿著太多的文化與故事，也許不怎麼平坦，但沿途所經之地，所遇之人便是一道絢麗的彩虹。我，行旅在彩虹上。



離家／回家

我從台灣出發，背對著海，一路走到離海最遠的城市，似乎有了距離，我才看清楚家的模樣。因為離家，我和姐姐開始通 e-mail，和家人的關係更加緊密，遠在紐約的女朋友也決定到歐洲旅行，我們約在柏林見面，這段本是離家的旅程，漸漸變成回家的歸程。

從台灣到阿拉木圖

我來到陌生的版圖

從資本到共產

從海洋到內陸

從潮濕到乾燥

從漢族到異族

從中文到俄文

我到了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

從阿拉木圖到柏林

我回到主流的歐洲大陸

從共產到資本

從內陸到海洋

從乾燥到潮濕

從俄文到英文

我又回到熟悉的世界 即使我從來沒到過歐洲

從離家到回家

踏出門的那一刻起

我就在回家的路上

希望的道路

廖惠玲因為拍攝紀錄片，接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進而前往廣島。她漫遊在廣島街頭，拍攝，觀看，認識朋友，重新認識這個邁入 21 世紀的核爆城市。

廖惠玲／影像工作者

7 月 20 日，日本時間，晚上八點半，飛機降落在廣島機場。

背包裡除了幾件換洗衣物，還夾放了大江健三郎的書，出發前，我大致翻了《廣島札記》幾個章節，另一本《沖繩札記》還沒仔細閱讀。

望向窗外的機場，一名地勤人員筆直站立，兩手比劃著整齊而敬業的手勢；我揣想著：這一路的忐忑等待，未曾謀面而陌生的廣島，是否已經從戰爭走出，走進 21 世紀，有了不同的靈魂？

七月底我開始這座陌生城市的遊走。一次，遇見一群人在和平公園架設看板，上頭貼著原爆的歷史事件，我在這裡認識了從事劇場表演的新田小姐，她帶我結識劇團的人，並邀我觀賞演出。



反核劇場海報

8 月 6 日廣島和平紀念日，一大清早，和平公園典禮會場早已集結來自各地的反核社會運動團體、受難者家屬及民眾，悶熱的帳棚擠滿人，卻異常安靜、肅穆，大家手持鮮花，用自己的方式來悼念這一天。

我在帳棚最後幾排座位坐了下來，靜靜地參與這場紀念儀式。當合唱聲響起，我才恍然：以前總覺得碰觸歷史的過去很難，難的原因在，歷史，只是書本或文章裡的閱讀想像。

8 月 4 日新田小姐的劇團表演，內容陳述廣島核爆以來反核運動發展歷程。參與演後討論的包括：一名經歷原爆的八十幾歲老爺爺、一名東京大轟炸存活下來的八十多歲老奶奶、一名原爆受難者家屬，以及幾位高中生、國中生，還有，來自台灣的我。

掉光牙齒的老奶奶，豐饒有力地說著當年的慘況。一位中年婦女發言時，哽咽說道她的父親就是死於原爆症，但她一直不想讓太多人知道自己是原爆受難者家屬。她的心情和原爆生還者紀錄片許多家屬一樣，認為自己是「羞恥的」。

為什麼受到核爆大規模毀滅倖存下來的人，在日本社會覺得羞恥？

長崎廣島核爆後，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美國迅速接管。因此，對核爆受難者與家屬而言，美國與日本不再只是單純的加害者與受害者，而存在著詭譎的依存關係。於是日本社會大眾因為對於核爆後所產生原爆症之陌生的恐懼害怕，竟然更甚於對原子彈投下的威力。當時瀰漫在日本社會裏對於原爆症帶來的不安與擔心下，原爆症受害者不論在身體或心理都遭受內外的壓力與眼光，因為原爆症為大家帶來的驚恐與害怕，而感到羞恥的人大有人在。在大江健三郎的《廣島札記》一書裏陳述更多悲傷而震懾的故事，更多直指戰爭是殘酷的事實。

九月初，我到了廣島港外，瀨戶內海，安靜地彷彿與世隔絕的小島—似島。核爆發生後，一萬多名原爆受難者被運到似島接受治療。島上至今仍供奉著因原爆症而死亡的「慰靈碑」，與廣島市和平公園相較，似島的亡靈似乎被遺忘般，靜靜地駐位在偏遠的一處。

在六十幾年前，他們從猶如人間地獄的原爆現場，拖著苦不欲生的身體，一個個被運往似島治療。六十幾年後，島上仍住在生存下來的原爆受難者，他們大都是老人，小小的島上，只要是在公告處都可以看到居民貼上反核、祈求世界和平的標語。



和平紀念公園反核活動

我在廣島住宿的地方，旁邊有一間佛教寺院，寺院前有墓碑，附近種了一片向日葵。其中一個墓碑上寫某位日本陸軍的名字，死亡的時間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而這樣的墓碑在廣島市比比皆是。

每一天，我經過那一片向日葵、經過墓碑、經過寺院。從盛夏到秋天，豔黃的向日葵，揭示著歷史上八月六日（廣島）與八月九日（長崎）的歷史命運，如同向日葵拚命向太陽伸展而去，到了秋天，枯萎、結果，結出的果實：反省與追求和平的果實。

紀念日典禮結束當天，我和劇團友人參加反核和平遊行，一路上，擦身而過的是裝扮時尚新潮的日本年輕人，對於遊行訴求充耳不聞，一名年輕人索性摀住耳朵，以示不悅。

我想著：廣島是否已經從戰爭走出，走進二十一世紀，有了靈魂上的不同？我想著那片拚命向太陽伸展的向日葵，往遊行終點—原爆和平公園路上前進，沿路盡是隨風飄揚的旗幟，上面寫著：「希望的道路」。

廖惠玲文章及作品 http://www.cloudgate.org.tw/wanderer/2011_story05.html

帶著畫筆在陝北高原流浪

留美哲學碩士廖哲琳，決定轉行學畫，前往中國陝北高原繪畫寫生。她與當地人生活，感受渾厚的土地與純樸的民風，返台後，決定再赴陝北，為當地貢獻己力。

文／廖哲琳

我沒有受過正規的美術訓練，畫畫完全出於愛好、自學。因為崇敬已逝的國畫大師石魯，決定追隨他，到陝北寫生。

2011年寒冷的春節期間，我踏入了那片黃土地，直到吃西瓜的六月離開，除了短暫到西安、延安等城市及外地旅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農村待著。

我所待的農村，是畫家介紹的「寫生基地」。美其名是「原生態」，說穿了就是原始落後。奇怪的是，我完全沒有受苦受難的感覺，反而覺得像是回到了家。大概因為我也是農家子弟，父母在台中種水果、賣水果，對於土地有種難以言說的親切感。



廖哲琳作品《畫家與黃土高坡》

接待我的，是一位名叫蔣明放的老漢。在陝北延安這塊老毛的紅色革命聖地，大家口中調侃的「老蔣」，碰到我這個台灣人，兩人就像革命同志，有著說不出的默契。口袋裡揣著一本小畫本和鉛筆，我開始跟著「老蔣」四處體驗生活。

老蔣在寒冬陪我走山路，教我投石過冰河，撿柴燒膜膜（饅頭）；我們也曾挨家挨戶，幫做月子的畫家湊兩百顆雞蛋，幫博物館尋找傳統的牛槽；還曾去後山伐柏樹，做茶几，當巨大的柏樹終於倒落山谷時，我們坐在山頭，咬著乾泡麵慶祝。老蔣也騎摩托車載我到鎮上的市集，幫我這個愛吃甜的南方人買麻花卷。打玉米、磨玉米、掏玉米梗、編籃籃、種大棚，我都跑去客串一下，算是彌補沒玩夠的童年吧。

我愛陝北的農村。

我愛蔣三。那個高中沒畢業的年輕人，在油田日夜輪班十二個小時，卻仍拜師學攝影，為的是要拍出陝北老家快被文明淹沒的記憶。

我愛一同寫生的陝北畫家。他們在當上國家級畫師之後，仍不忘回到故土，畫出被城市人遺忘的感動。

我愛農村的娃兒。他們坐在爺爺的拉拉車去井裡打水，在玉米葉堆上拉話，他們有自己做冰車滑雪的回憶。

我愛窯洞上的窗。少掉了已經失傳的剪紙，卻有著透明晶瑩的雪花，展示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愛窯洞裡的水缸和臉盆。一盆水，可以洗臉洗腳洗毛筆，特別是一個月沒洗的衣服，洗出一條條的小黃河，讓我特別有成就感。

我愛黃土高原。赤裸、駝背，呆笨，山套著山，安分守己，孕育出一代代樸實的人民，和一代代因苦悶而傳唱的民歌信天遊。

我愛農村的夜晚。滿天的星星像「頭皮屑」一樣多，路邊的狗肆無忌憚地狂吠，黃土高原的夜，沒有燈紅酒綠，只有無邊無際的墨色。我們一幫畫家十幾個人，吃飽後出來散步，一時興起，眾人決定倒著走夜路回去。朋友幫我點菸，吸了一口，我朝夜空吐去，在墨色裡暈染出一縷白。



廖哲琳作品《倒著走夜路》

煙霧繚繞中，我彷彿看到走過的來時路，一條回到原點的路。台大哲學系畢業，赴美攻讀碩士，再讀博士，中途放棄，回國埋首於教托福搞翻譯，開始學畫...哪一條才是我的不歸路？帶著疑惑，我出走，出走到荒漠無邊的黃土高原，在這片土地上，我找回失落已久的感動。

流浪回台後，已經習慣農村生活的我，到花蓮閉關，把二十幾本速寫稿「翻譯」成國畫。寧靜的後山並不寧靜，每天幾十架飛機從我住宿處上空飛過，砂石車沿路呼嘯，讓我想起在陝北高原待過的一個村莊，因為煤礦開採，農民的田地被挖了，得不到補助，沒水，又種不成地，六七十歲的老婆老漢，晚上露宿山頭，攔煤車抗議。

世上好像沒有了淨土。不管是陝北高原或是台灣，人和土地越離越遠。我感歎，卻找不到答案。

眼前的我，想到的是磨道上的驢，和翻土地的牛。我只能拿起畫筆，在水墨的田地上勞動，一圈一圈地走，一張一張地畫，畫出土地上所有稍縱即逝的感動，並真實的活在每個當下。

廖哲琳文章及作品 http://www.cloudgate.org.tw/wanderer/2011_story01.html

陝北寫生基地：老蔣的窯洞 <http://blog.sina.com.cn/u/2698340734>

一塊紅布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團長及主唱江育達，積極參與農村、土地與環境運動。他前往大陸搖滾樂發源地北京，從北到南，與年輕人交流，找尋各城市青年的次文化。

文／江育達

從小就迷上非主流音樂的我，一路聽著台灣創作音樂長大，尤其是林強、朱約信、陳明章等新台語歌時期音樂人的作品。或許是解嚴能量的爆發，那個時期的歌曲傳達了對政治、社會的強烈抵抗與反省，深深影響還是國中生的我，在心中埋下「音樂能為社會做些什麼」的種子。

高二，在電視上看到崔健《一塊紅布》音樂專訪，這首歌以男女曖昧隱喻共產黨與人民的關係，崔健充滿生命力的歌聲，以及具有濃厚中國土地色彩的搖滾曲風，讓我深深愛上，也對北京有了夢幻的期待。



江育達 北京天安門廣場

16歲開始學吉他，十年後終於組了「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我決定要用音樂與社會做一場文化抵抗。樂團在台灣各地演唱，積極參與農民、土地與環境運動，藉由音樂，我不斷思考藝術與社會的關係？農業與人類永續的未來？

2010年，我放慢了腳步，重新思考搖滾樂的價值，腦海中又浮現崔健的《一塊紅布》，為何80年代的中國誕生了許多偉大的搖滾樂？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中國農村又是如何？中國有社會運動嗎？有人跟我說：中國已經變了？共產黨已經向資本主義靠攏？崔健也「老」了？帶著許多問號及一顆追夢的心，我飛向「紅色國度」找尋答案。

飛機落地時，我彷彿見到了崔健，也聽到那首《一塊紅布》。抵達北京第二天我迫不及待走到天安門廣場，見證20年前那場為自由戰鬥的民運時代，腦袋依然是一塊紅布。只是我卻再也感受不到當年壯烈的氣息，來來往往的是來自各地的觀光客與小販。

走在北京的路上常常感覺不到我在中國，比較像是走在台北的一角罷了。這個城市的外觀跟台灣沒有太大的差別，我開始懷疑一塊紅布的時代是不是已經過了。

人們每天過著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工作、說自己想說的話，不民主嗎？倒是挺自在地活著。城市裡有百貨公司、餐廳、咖啡店、麥當勞、星巴克，也有名車與豪宅；年輕人打扮時髦，人手一機iphone，在公車、地鐵上用拇指觸碰著中國最熱門的微博與百度；街上匆忙的電動機車、三輪車、出租車、公交車，喇叭聲從不間斷在這城市譜上焦慮急迫的實驗噪音。

家家戶戶門前掛起五星旗，慶祝新中國 62 周年國慶。電視頻道、地方活動、街道城牆、學校門口，全是恭賀祖國國慶的字眼，演唱著紅色歌曲。電視節目、書店、路邊販賣的盜版電影，建黨史詩與歷史戲碼佔了一大半，對一個天天罵政府的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的愛國情操。

從台灣到北京，再轉乘火車與巴士到呼和浩特、西安、成都、麗江、劍川、香港，一路上，我的心情從期待到失落，起伏動盪。

在內蒙呼和浩特，中國 GDP 值很高的城市，礦業，成了天上掉下來的金塊，物價幾乎跟台北一樣甚至更貴，整座城市沒有一處街道完整，到處是正在開發的高樓與正在開挖的馬路，人與車擁擠而焦躁地穿梭著。在呼和浩特，我彷彿看到整個中國的縮影，一個暴發的大中國。

旅行的第一週，我就明瞭音樂已不是我最主要的方向，但一路上還是看了許多表演，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也找尋各城市的青年次文化，沒有太多感受，一種壓抑的氛圍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摩登天空音樂節，就在古老長城之下

在這裡，如果沒有網路翻牆軟體，幾乎看不到中國以外的訊息，沒有批判或省思的機會。史詩型的電視劇不斷洗腦著共產黨與中國的偉大。網路上自成一個世界的微博、百度、豆瓣...，取代了 google、臉書、奇摩、youtube 等國際通用的網站。

在西安一家酒吧，有位青年說：「我們都被閹割了。」這句話讓我想起王墨林說到的台灣戒嚴。被閹割的人民已忘記自己與生俱來的生殖能力，連生理感覺的行為都沒了，當然不會知道痛啊。

在成都的青年旅舍裡，我再度翻牆上網，看著崔健《一塊紅布》的 MV，我流淚了。這首歌走過中國近代歷史二十年，國家機器的真小人已經蛻變成更厲害的偽君子。崔健也「老」了，這首歌在百度查到的留言，大都是評論為一首講述男女情愛的歌曲。

從香港回台灣的飛機上，從空中看見了台灣，突然覺得這座島的一切是如此可愛，我也更加堅定：「我要落地生根，而且也必須要。」

相關報導 <http://news.sina.com.hk/news/2/1/1/2503632/1.html>

農村武裝青年 <http://armedyouth.blogspot.com/>
<http://www.indievox.com/armedyouth>

磨與漆—越南磨漆畫之旅

文/ 何明鴻

越南磨漆畫大師阮嘉智的屏風磨漆畫作品「春天—越南的北部、中部與南部」，色彩華麗斑斕，是越南美術上的佳作。畫面中，婀娜的少女恣意流連在花草樹木繁茂的花園，愉悅之情躍然紙上。

2010、2011 年冬春交替時節，我循著阮嘉智的畫在越南狹長的國土行進，展開這趟「越南漆畫與文化」旅行，以腳、以心、以眼走進了越南的生活、人文與磨漆畫...

越南磨漆畫(Son mài)直到 20 世紀初期前，只是附屬於宮廷與廟宇的工藝。而整個 20 世紀，也是越南經歷戰火摧殘的苦難時期，外侵殖民者不斷，整個民族在困境中抵抗，終於從國家分裂走向獨立統一，這段歷史就像磨漆畫的製作，從漆的產製、描繪、琢磨，直到作品的完成，要經過繁複的工序與努力，反映了越南人堅韌的民族性。



越南磨漆畫大師阮嘉智作品／收藏於胡志明美術館

我從越南北部一路向南行走，每個地區就像是一門畫派一樣，有著不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樣貌。

越南北部，是河粉與磨漆繪畫發源地。2011 年是越南曆的貓年，春節前，河內老街穿梭著辦年貨的人，小販在車水馬龍的街上叫賣，孔廟中等待漢語大字祈福的迎春人們，還劍湖擠滿到寺廟祈福的人群，處處洋溢著過年的歡樂氣氛。身在異鄉的我，吃到越南的方粽子(Bánh hung)，與大家互道新年快樂，感到格外溫暖。社會主義光榮歷史的紅與春節喜氣的紅，伴隨著人情，這是我離家未與家人共度新春的第一次，卻又在異鄉的越南河內，他鄉一如我鄉，既遠又親近的文化傳統與親情濃烈。

我在河內拜訪了資深與新銳的磨漆畫師。畫家費氏兄弟每日辛勤創作，閒暇之餘，與友人飲茶作對，對漢族文化歷史濃烈的情感，也深深影響他們的畫作風格。年輕畫家們說著自己在創作路上的熱情與不安，資深畫師鼓勵後輩，身雖老朽，心智卻伴隨著磨漆畫永恆。



河內拜訪畫家費氏兄弟的工作室

中部的順化，香川流淌其間，泛著紫與褪金的古拙，如工筆畫的秀麗，穿著白衫的女學生，留白在青綠的氛圍中。位於香川畔的順化皇城（建於十九世紀的阮朝，又稱阮朝皇城），漆工藝妝點在皇家器物上，空曠的皇陵靜謐地述說著古國才消逝不久的封建哀怨。

我在順化結識了紅絨，他拉著一幫好友騎機車，奔馳在鄉里間，與街坊鄰里觀賞廟會祭典所舉辦的摔角賽事，喝著生啤酒吃著鍋，說著年輕生命對於未來的徬徨，以及對外面世界的盼望。

南部，四季如夏，是一抹綠與橙的交雜。街道上，喇叭聲爽朗四起，人群穿梭在急躁的車陣中是隨筆揮灑的組曲，亂中有序。胡志明美術大學的學生，專注地學習磨漆畫。南部芹苴鄉下，年輕女孩用水般笑意，娓娓道出渴望擺脫貧窮的期許；在西貢美術館工作的鈺奎，說著越南五幫華人對於文化中國的心繫；護理師嬌在努力打拚苦練英語，希望成為經濟獨立的新女性...為生活奔波於街頭市井的小販們，肩負簍筐、斗笠下不見表情的女性，各自述說著各自的生命故事。

我終於明白，三個月行旅走過的越南，如一幅幅的漆畫，人與人的偶遇是磨，情感是漆，或是濃彩，或是淡細，慢慢凝聚成為互久的作品。這趟旅程還未結束，正要開始...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2012年捐款（截至2012年5月31日止）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炳忠
沈 悅
謝旺霖
蔡亦文
劉宛宜

2011 年捐款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品家家品有限公司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陳炳忠
卓琬芳
李世瀛
謝旺霖
張詠捷
黃淑茹
蔡慧媛
郭乃華
陳君盈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請於空白處註明流浪者計畫)